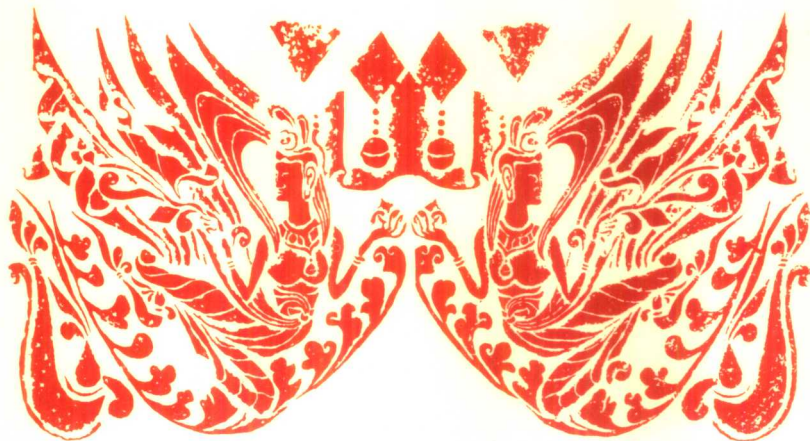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11

散文卷

(五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廿
散文卷

(总序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宋

田 锡 (940—1003)

字表圣，原名继冲。嘉州洪雅（今四川洪雅西）人，祖籍京兆（今陕西西安）。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及第，任将作监丞、通判宣州。后曾知相州、睦州，转起居舍人，以本官知制诰。端拱二年因上章忤宰相，出知陈州，复责授海州团练副使。俄诏直集贤院。真宗时出使秦、陇，上章言灵、夏之役重苦百姓。官终右谏议大夫、史馆修撰。有《咸平集》行世。苏轼曾叙其文，称“其尽言不讳”，为“古之遗直”（苏轼《田表圣奏议叙》）。其文论对三苏父子有一定影响。

鄂公夺槊赋

唐初鄂公，在二十四功臣之列，独推其雄。力敌猛虎，气扬飞虹。挥鞭而马疾如电，运槊而身轻若风。棱棱真丈夫之勇，颢颢信武夫之容。于时擒李密，戮王充，靖隋之乱，致唐之功。非太宗

不能得我之死力，非我不能赴太宗之指踪。壮其叱咤暗鸣，而万夫莫敌；摧坚陷阵，而一隧前空。虽孟贲之勇，鄆瞞之崇，固不足抗其锐，当其锋。所以秦叔宝之徒，屈突通之辈，随我转战，指麾相从。

既而荡平天下，底定寰中，戎器既包于虎革，勋臣尽纪于鸿钟。高祖位尊，正凝旒于北阙；太宗功大，方主鬯于东宫。一旦上御便殿，公因召见，语艰难之创业，念辛勤于百战。张胆信其如升，瞋目赭以流电。有若伏波马上，据鞍而犹示筋骸；李广病中，闻鼓而思驱组练。帝问以军阵之间，何为最难？奏曰：“唯避槊不易，然夺槊尤难。请殿下试臣斯艺，幸殿下临轩以观。”于时宗室有齐王元吉，力可以索铁而伸钩，勇可以挟辘而礲石。由是命之以角逐，合之为勍敌。二人乃策马交驰，锋铓若飞。千人看，万人窥，广场喧阗而将裂，高殿崔嵬而欲欹。一驰一骤，乍合乍离。红尘涨天地，杀气飘旌旗。若两虎斗而未知生死，二龙战而不辨雄雌。天颜为之动容，神武为之增威。莫不鬼出神藏，风驰雨走。金吾之列卫旁震，武库之五兵潜吼。或左兮或右，或前而或后。或翻身相避，或挺身以诱。王谓我艺必胜，公谓彼槊可取。俄而齐王之槊，已在鄂公之手。骇众目，噪群口。喧喧阗阗，足以见一胜而一负。王犹以为偶然也，于是再跃锋铓，重飞骠驷，欲致于必死之地，将求乎一日之长。虽余勇而可贾，岂突来而难防。适资我胜，终莫予伤。乃至再，至于三，皆为所夺，有以见鄂公胜于齐王也。

壮哉！厥艺如神，其名益振。信乌获扛鼎之匹，项羽拔山之伦。宜其凌三军而势若摧枯，夺一槊而易如拾芥。闻之者谁不尽伏，见之者无不骇。当其左击右刺，星驰电迈，一场纵横，使人

神王而心快。上意欣愉，群臣欢呼，怜公绝艺，多公壮图。《书》所谓“番番良士”，《诗》所谓“赳赳武夫”。霹雳可叱之而斗，泰山可挟之而趋。况陈安擅价于蛇矛，敢为匹敌；羊侃得名于折树，未知驰驱。是知天生圣哲，赞以英杰，料敌在于筹谋，破敌由乎勇烈，然后祸乱可弭，奸雄可灭。故汉高得樊哙，乃济鸿门之危；太宗得鄂公，乃立皇唐之基。虽文皇之圣也，房、杜之谋也，而军功武力，我实多之。

本文选自《咸平集》卷五。此赋以史事为题材，首叙尉迟敬德的武勇和功业，次写与齐王元吉比武，最后以议论和赞叹结束。赋中人物形象十分生动，用夸张和比喻的手法，将尉迟敬德过人的武功和矍烁的精神面貌刻画得栩栩如生。中间写比武一段尤为精彩，从旁烘托酣战场面，在气氛渲染上颇为成功。全赋句式灵活，骈散相间，语言畅达，气势雄健，在内容和题材上较之过去的赋有所突破，算得上宋初赋体中的佳作。（马德富）

春 云 赋

玉琯春回，金门暖来，柔先变柳，繁已飘梅。悦风和之日至，赏云彩之朝隄。

其初升也，秣荟蔚兮；其少进也，澹怡融兮。依依然方触类以多曙，蔼蔼然若含情而自迷。有时散作雨飞，春寒惨惨；有时乱和烟起，春阴凄凄。或苍梧南北，或梦泽东西，或樊川与辋川，或吴溪与越溪。或宿林园，随竹阴以笼径；或沉村落，伴桃花而满蹊。或祈祈出关，或溶溶映水。或北渚萦住，或东风吹起。或勇如波

骇，积芳野兮几重；或曳若练舒，横碧天之半里。江中令醉吟不足，高阁闲登；王仲宣远望有余，危楼独倚。叠叠连根，磷磷浅文，千状万态，山阴水渍。当青麦燕飞，野色朝净；见平芜雉过，韶阳夕曛。挂古木之横枝，纤微欲断；覆孤村之半路，融薄将分。旭日未高，晴天尚早，几片明灭兮残雪方消，一脉轻鲜兮愁蛾澹扫。上国美景，五陵胜道。覆梁王之水榭，下绕落花；映韩嫣之金丸，远沉芳草。澹澹霏霏，涵凝丽辉；漠漠依依，舒迟翠微。野态不定，幽容且奇。浮泽国之岭头，闲伤断梦；生苏门之席上，想满仙衣。或汉世故宫，雀喧空屋；或梁朝古寺，水映疏篱。或阮籍啸台，雨吹半日；或严陵钓石，鸟立多时。或桑乾战场，平沙渺莽；或椒涂永巷，群阁参差。

伫立闲望，缠绵动思，想触石以初起，旋浮空而散驰。塞遥而归雁相逐，天阔而残霞共飞。余态遗妍，思得杜陵画品；含毫写景，诂征楚泽芳词。

本文选自《咸平集》卷七。此文极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春云在各种时空中的状态，在春云掩映下村野、园林的种种景色，复由现实而历史，自然引发一种怀古的幽思，暗含一种人世变迁无常的凄迷在内，使全文意蕴得以深化。作者观察细致，想象丰富，实景和虚景穿插交错，浑然一片。语言飘逸、流动、轻灵，往往一两笔略加点染，就构成一幅优美的画面，既给人一种美的享受，又朦胧蕴藉，含淡淡的哀愁于其间，令人玩味不尽。（马德富）

断 论

谋虑者，断之始也；勇敢者，断之用也。若谋虑未甚精，成败未尽见，情伪未洞知，而不忍欲利欲胜之意，不忍小忿小耻之心，卒然奋发，自谓决断，斯乃刚忿而趣败也，安得谓之断哉！若谋虑已精，成败已见，情伪已审，而犹疑事或未济，尚忧理之未尽，犹豫于大难，惶惑于临机，本谋乱而不能坚守，始虑挠而不能必行，是谓无断也。噫！排大难，济大事，立大功，垂大名，皆由于断也。陷大恶，致大乱，隳大功，失大事，亦由于断也。盖谋熟而后断，则大功大名随之而兴矣；智浅而言断，则大恶大乱亦随之而陷矣。

昔桀恶日盈，汤德日新，干戈未举，而成败之数先定也。汤乃勃兴，应天顺人，一战而克，遂自诸侯而为万乘主。斯则汤之智虑已精，成败已见，而果敢于断也。其次商纣纵虐，而文王之德素积于民，民心归周久矣。一旦武王法成汤之举，师次牧野，风裂旗旆，武王震恐，以为天意未遂，遽思中辍。唯太公独排众意，以为必克。是则武王之断，未侔于太公也。洎秦灭六国，威名雄迹，信有英断。长戟巨铍，销为金狄，圣谟国典，焚为煨烬。将以弱诸侯之兵也，将以愚天下之民也。若是果断，自谓超三王，迈五帝；然而陷大恶，致大乱，失大位，得非断于强暴，而不断于仁信乎。

由是知有断于威武也，有断于为仁也，有断于用贤也，有断于贞介也。许由弃尧之禅让，伯夷绝周之蔬粟，是果于贞介也。管、蔡流言，周公诛之，大义灭亲之断，自周公始也。龙逢、比干以谏而死，是断于为忠也。伊、霍废黜由己，是断于为大节也。燕王用乐生，虽谤书盈筐，而委任愈坚，此则断于用人也。项籍勇杰，

不能终用范增，所以霸王之业，卒为汉有，岂非无断于推心乎？世祖单骑入铜马之军，人人相说，说其推心也。唐太宗之初，颉利控弦者二十万，临于渭滨。太宗单骑，隔水责之，戎人畏伏，下马谢罪。于时臣寮进谏，以为轻敌。上曰：“国家初定，若示之弱，即生戎心。”所谓智略周通，而决断果敢也。汉祖数项羽之罪，而弩矢窃发。责敌之罪，颇类太宗，然为飞镞所中。若万一不幸，即汉祖之断有余，而料敌之智或浅也。有以见楚子投袂而起，孟明焚舟而前，是皆幸而成功，岂是善谋而能断哉！

夫智与断在乎兼备也，若差之毫厘，则失之千里。使汉祖从酈生之言，断而不疑，则功业无因而济矣。使太宗从高祖之言，疑而不断，则国家无因而变矣。今之论者，皆以韩信不从蒯通之言，谓之无断。锡以为韩信不断于为忠，而犹豫思乱，以取诛灭也。何哉？当蒯通说时，其心不回，谓受汉恩深，不忍叛也。及其功高而疑生，势逼而猜起，不能坚守初志，卒与陈豨谋乱。何始于忠而终于逆，盖无断于忠节也，非无断于逆乱也。《诗》所谓“鲜克有终”，其是谓乎！亦犹孝景始用晁错之言，从之如顺流，将欲削七国之封，弱枝而强本。一旦七国共叛，遽听袁盎之言，诛错以谢七国。错既诛而乱不息，岂非孝景无断于用人，而返惑谗构之言哉？若成与败，但思一决，而不图始终，愧然自谓决断，不其谬欤！故管仲不死子纠之难，非无断也，其非死所也；晋宣得巾帼之赠，不敢出战，非无断也，战未便也。是知智计明然后决断，则事无不济矣。

本文选自《咸平集》卷一一。文章旨在论述决断与谋虑的关系。作者认为谋虑与决断二者缺一不可，如果谋虑不精，刚愎用

事，则必遭失败；反之谋虑已熟，却犹疑寡断，亦不能成功。立大功、垂大名者皆须谋熟而后能断，反之智浅而言断，则大恶大乱随之。文章复列举历史人物的成败兴亡，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和深化这一论点，最后得出结论：智与断须兼备，“智计明然后决断，则事无不济矣”。全文议论精当，逻辑严密，结构完整，条理清楚。剖析事理明白晓畅，行文警策有力。（马德富）

柳 开

生平事迹见本“集成”诗歌卷。

代王昭君谢汉帝疏

臣妾奉诏出妻单于，众谓臣妾有怨愤之心，是不知臣妾之意也。臣妾今因行，敢谢陛下以言，用明臣妾之心无怨愤也。

夫自古妇人，虽有贤异之才，奇峻之能，皆受制于男子之下，妇人抑挫至死，亦罔敢雪于心；况幽闭殿廷，备职禁苑，悲伤自负，生平不意者哉！臣妾少奉明选，得列嫔御；虽年华代谢，芳时易失，未尝敢尤怨于天人；纵绝幸于明主，虚老于深宫，臣妾知命之如是也。不期国家以戎虏未庭，干戈尚炽，胡马南牧，圣君北忧，虑烦师征，用竭民力；征前帝之事，兴和亲之策，出臣妾于掖垣，妻匈奴于沙漠，斯乃国家深思远谋，简劳省费之大计也。臣妾安敢不行矣。况臣妾一妇人，不能违陛下之命也。

今所以谢陛下者，以安国家，定社稷，息兵戈，静边戍，是大臣之事也。食陛下之重禄，居陛下之崇位者，曰相，宜为陛下谋

之；曰将，宜为陛下伐之。今用臣妾以和于戎，朝廷息轸顾之忧，疆场无侵渔之患，尽系于臣妾也。是大臣之事，一旦之功，移于臣妾之身矣。臣妾始以幽闭为心，宠幸是望，今反有安国家，定社稷，息兵戎，静边戍之名，垂于万代，是臣妾何有于怨愤也。愿陛下宫闱中复有如妾者，臣妾身死之后，用妻于单于，则国安危之事，复何足虑于陛下之心乎！

陛下以此安危系于臣妾一妇人，臣妾敢无辞以谢陛下也！

本文选自《河东先生集》卷三。王昭君名嫱，汉元帝宫人。元帝竟陵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，元帝以昭君赐单于，以结和亲。宋初，北方契丹族频频入侵，朝廷中有大臣主张遣使通和，柳开对此深为痛恨，遂虚拟此书，借昭君之口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斥责。文章首以“无怨愤”挑开全文，为一篇眼目。第二段概述昭君之怨。既然有怨，何得言“无怨”？第三段就此深化，揭示题旨：安国家，定社稷，本为大臣大将之事，现在却由一个弱女子承担起来，既获此殊荣，复有何怨？这里正话反说，对苟安窃禄、庸懦卑怯的文武大臣进行了激烈讥刺，矛头直指皇帝。所谓“无怨愤”者，实怨愤之极也。文章构思新颖，虚拟古事以讽时事，可谓别出心裁。语言委婉深刻，暗藏机锋，讽刺力特强。（马德富）

游天平山记

至道元年，开寓汤阴，未几，桂林僧惟深者自五台山归，惠然见过曰：“昔公守桂林，常与公论衡岳山水之秀，为湖岭胜绝。今惟深自上党入于相州，至林虑，过天平山明教院，寻幽穷胜，纵观

泉石，过衡岳远甚。”予矍然曰：“予从先御史居汤阴二年，汤阴与林虑接境，平居未尝有言者，今师诏我，是将以我为魏人而且欲佞予耶？”越明日，惟深告辞，予因留惟深曰：“前言果不妄，敢同游乎？”惟深曰：“诺。”

初，自马岭入龙山，小径崎岖，有倦意。又数里，入龙口谷，山色回合，林木苍翠，绕观俯览，遂忘箠簪之劳。翊日，饭于林虑。亭午，抵桃林村，乃山麓也。泉声夹道，怪石奇花不可胜数。山回转，平地数寻曰槐林。坐石弄泉，不觉日将晡。憩环翠亭，四顾气象潇洒，恍然疑在物外，留连徐步。薄暮，至明教院，夜宿于连云阁。明旦，惟深约寺僧契圆从予游。东过通胜桥，至苍龙洞，又至菩萨洞，下而南，观长老岩、水帘亭，周行岩径，下瞰白龙潭而归。翊日，西游长老庵，上观珍珠泉，穿舞兽石，休于道者庵；下至于忘归桥，由涧而转，至于昆阆溪、仙人献花台，出九曲滩，南会于白龙潭；打萝西山，沿候樵径，望风云谷而归。明日，契圆煮黄精、苍术苗请予饭于佛殿之北。回望峰峦，秀若围屏。契圆曰：“居民而首出者，倚屏峰也。”予曰：“诸峰大率如围屏，何独此峰得名？”契圆曰：“大峰之名有六，小峰之名有五，著名已久，皆先师之传。又其西二峰，一曰紫霄峰，上有秀士壁，次曰罗汉峰，上有居士壁，以其所肖得名也。又六峰之外，其南隐然者，士民呼为扑猪岭；又其次曰熨斗峰。”诸峰皆于茂林乔松间拔出石壁数千尺，回环连接，巖岩峭峯，虽善工亦不可图画。

予留观凡五日不欲去，始知惟深之言不妄。又嗟数年之间，居处相去方百里之远，绝胜之景，耳所不闻，对惟深诚有愧色。明日将去，惟深，契圆固请予留题，予惧景胜而才不敌，不敢形于吟咏，因述数日之间所见云。

本文录自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山川典卷四九，柳开《河东先生集》失载。北宋韩琦于柳开之孙柳材家得此文，曾叹云：“公此文，不传久矣！”（《安阳集》卷二三《题柳仲涂天平山记后》）此文记游天平山，着眼在一“游”字。首段写游山之缘起，以对话出之，构思新颖，不落俗套。中段具体写游山，以游山日程次第展开。短短一段文字，历叙五天行踪，“游览之胜，凡山之诸峰与岩洞、潭谷、涧溪、泉石之名，无不具载。”（韩琦《题柳仲涂天平山记后》）文章对山中各景点没有着力加以刻画描写，而主要在叙述游踪中随手点染，往往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绝妙图画。其中尤以“回望诸峰”以下一段文字最为出色。读之恍若山翠在目，令人神往。末段回应开头，结出作记之由，布局颇具匠心。文章全无雕琢之劳，出语自然平直，清峭雅健，从容不迫，举重若轻，不愧出自北宋古文大家之手。（马德富）

乞驾幸表

臣开言：忧国如家，见危致命，乃古人之语，是微臣之心。况忝文行忠信之名，而处官爵衣食之贵，偷安窃禄，端坐旁观，惟臣耻之，非臣愿也。当胜负之未决，有去就而辄言，罔避朝章，望垂圣览。臣开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

臣去年蒙陛下差知代州，今夏就差知忻州，每见北界投来人言契丹排比入界，次第甚大，亦未敢决然信之。伏自八月已来，闻河北边上丑虏屯结甚众，及于雁门、瓶形、宁化军，侵犯往来。度其奸谋，必未轻退。深虑至十一、十二月大寒之际，并以贼骑奔冲。何者？当深冬严凝，王师自南而北，违温就寒也。蕃贼自北

而南，违寒就温也。况王师自秋至冬，散在镇北、定边，已近百日。饮食刍粟，非如在家也；城寨村野，久居于外也；衣裘绵褐，不及毛毳毡皮也。所以蕃贼利在深冬，王师困于深冬也。矧自太宗平晋之后，蕃贼数胜于边，止从近年，不敢南顾。今其来也，其事有三：蕃贼居北，岁在亥子，以南抗北，是抵太岁，此蕃贼所恃来者一也。自雍熙、端拱年到今十年也，其蕃贼当昔虏掠得资产财货，费用将尽也，今来犯边者二也。伏又陛下登位，到今三载，北鄙无事，未尝相侵，此蕃贼今来者，是与陛下决胜英雄雌于一举也，此其来者三也。以臣愚见，陛下绍太祖、太宗丕基，有四海九州之广，定天下安危，固大宋基业，亦在此一举也。若陛下今日能却此胡虏，即四夷八蛮，自此之后，畏伏陛下圣神，稽颡臣妾，纳职阙庭，岂惟声教之内，奸宄之徒，敢二三乎？若陛下今日稍致胡骑侵凌，王师退衄，边鄙遭其冲突，城寨小有破亡，即臣未见其人也。今日之事，陛下岂可轻之哉！

臣近闻自京至镇州，修葺行宫，迎候圣驾，臣实闻之，忻跃无已。陛下若行此事，真英雄天子也。臣今冒死，乞陛下郊禋之后，庆赏才行，三两日内，便下御札，克取五七日，圣驾速起，径至镇州。躬御虎貔，亲逼疆场，示丑虏以神武，授群帅以圣谋。望陛下勿听犹豫之谈，勿生迟疑之虑。臣直以近代及圣朝事比而言之，望陛下行之果决。周世宗即位之初，朝廷未甚强盛，河东贼乱，世宗亲征，大战高平，诛戮懦将，中原自此王霸，席卷淮南、关南。及太祖受命之年，李筠潞州造逆，群心未尽归附，诸侯坐看兴亡。太祖亲率六师，血战筠党，一挥荡克，取潞州。回戈维扬，重进授首。后乃取荆、潭如破卵，降邛、蜀若摧枯，擒刘铎于海南之滨，缚李煜向金陵城内，戎王款伏，钱俶来朝。洎至太宗兴国四

载，直临晋垒，取下继元，行幸渔阳，回归凤阙。并是初临大宝，亲总雄师，顺动若雷行，出命如天降。况陛下承太祖、太宗休烈，过太祖、太宗圣明，甲马万倍于世宗，臣庶一心于昭代。糗粮山积，玉帛云屯。日月恒明，天地肃穆。谋臣若雨，猛将成林。内则元老贤相弼谐，外则深沟高垒蔽捍。谅阴三年之外，抚御六合之中，动止无造次之名，赏罚无僭滥之处。大驾如起，皇威益彰，将卒增勇气于边陲，犬羊挫凶谋于沙漠。微臣之望，此明效焉。

而又臣所切者，以蕃贼见在定州界上，若圣驾起过河北，蕃贼抽退，即天下皆谓陛下才起亲征，契丹便乃逃遁，此乃陛下圣德英武，如天如神也。若陛下圣驾起过河北，蕃贼未退，沿边王师闻圣驾北行，人心勇锐，杀退蕃贼，亦尽谓因陛下圣驾亲征，所以能杀败蕃贼。此又尤彰陛下圣德英武，如天如神甚也。即蕃贼退与未退，是陛下圣驾暂起，无不利也。臣又以今未款附者，西鄙也。若今圣驾暂起，契丹退败，若闻之，亦谓陛下英武能杀契丹，必自思其已也，岂能抗陛下英武如天如神者乎？是陛下一举亲征，而天下皆伏陛下英武也。以臣思之，即陛下临御区宇，而今而后，何所不畏乎！

如或圣驾必起，即京城之内，乞委腹心大臣留守之，交、广、西川、彰、泉、福建之地，各命近臣驰驿以案察焉。如此，则陛下无优无虑而宁谧也。如或圣驾必起，臣望圣慈抽臣归阙，乞随圣驾，仍告陛下与臣精锐兵士三五千人骑前驱，必获胜捷。

臣潦倒外任，踊跃壮心，罄竭刍蕘，裨赞君父。冒犯疏冕，臣不胜忧惶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奉实封表以闻。臣开诚虔诚切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本文录自《河东先生集》卷十。宋真宗咸平二年九月作，时作者知忻州。文章根据边境形势，估计契丹入冬必大举侵犯，分析了契丹南侵的原因和目的，认为天下安危在此一举，希望真宗御驾亲征。文章分析了御驾亲征将出现的几种可能性，指出获胜的条件，最后表示，如果真宗决定亲征，希望派给精兵，愿为前驱。文章充分表现了作者高度的爱国热情，论述确切，分析周详。

此文是奏表，按宋代一般规矩，往往采用四六骈文的形式，此文亦多用骈语，但以散文的笔法行之，无堆砌雕刻之弊，觉流畅明达，劲健有力。（马德富）

东郊野夫传

东郊野夫，肩愈者，名也；绍先者，字也；不云其族氏者，姓在中也。家于魏，居邻其郭之门左，故曰东郊也，从而自号之，故曰野夫也。或曰：“子邑处而曰郊，士流而曰野，无乃失乎？”野夫对曰：“吾以为郊，子以为邑矣；吾以为野，子以为士矣。吾宁知郊不为邑，士不为野，是果能质其名之在哉？苟不果，吾斯不失矣。”

野夫居于家则称曰东郊，出于旅则称曰魏郊，以别内外之异也。野夫性浑然，朴而不滞，淳而不昧，柔知其进，刚识其退。推之以前不难其行，揖之于后不忿其勇。来者虽仇而不拒，去者虽亲而不追，大抵取人之长，弃人之短。利不能诱，祸不能惧。晦乎若无心，茫乎若无身。不以天地之大独为大，不以日月之明独为明，风雷不疾其变，岳渎不险其固，人莫之识也。与其交者，无可否，无疑忌，贤愚贵贱，视其有分，久与之往还，益见深厚。或持其无赖之心者，谓其真若鄙愚人也，即事以欺之。复有以一得，便再

以其二三而谋从计其利，虽后己或自败，野夫与始亦无暂异，竟不言之，然终未有能出其度内者。父兄有以海而勉之，野夫哑笑而对曰：“小儿辈徒劳耳！吾尝捕虎于穴，挟其门以利刃，彼于内虽奋跃万变，奈吾当尔隘之厄乎！矧若类之蠢蠢哉！”

或有宾自远方至，即倾产以待之，遽与之宴笑寝处无少间矣。父兄有曰：“汝胡尔为也。一何太疏易乎？殊不察其彼之人为若是，无乃不可乎？”野夫曰：“彼人耳，吾人耳，又何间哉？且天地之中孰有内外也？四海之人皆我之亲也。己苟有所分别，虽父母兄弟，果肯不以他心待之乎？己苟无所间于人，即孰忍间于吾乎？”父兄以为然。宾既告返，即解衣质钱以赈之。

或贫饿于时，有若可哀者，虽食，减口以遗，恐恐然犹虑不得与之久济矣，不虞其己之反困也。或曰：“子居贫贱而务施仁义，司马氏之所讥也。”野夫对曰：“吁哉！君子计人之急，岂谋己乎？当贫贱而能施诸仁义，斯所难也；当富贵而将施之，即孰不为能乎？且司马氏盖异其君子者耳，所以著书而多离于夫子之旨焉，或退处士而进奸雄，或先黄老而后六经，盖例若此也，吾所耻耳。”

或有结仇相忿者，野夫曰：“汝来前！何故深憾乎？且汝谋彼以复怨，彼作报以图尔，两祸不泯，循环然将何止也？汝无恨他人之不我善，盖自不能善于人耳。汝苟周于人，即何有不汝丰美乎？汝见盗之为行乎？其为残贼污恶，虽父母亦不能容耳，反有同类而相感者，尚皆殒身拒害，有以甘心为交之终始也。盖无他，能感彼心以尽我诚也。盗之犹若是，矧汝辈皆良民乎？慎勿若此也。”仇闻之者，或相解去焉。

野夫家苦贫，无继夕之粮，无顺时之服。年始十五六，学为章

句。越明年，赵先生指以韩文，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。当是时，天下无言古者，野夫复以其幼，而莫有与同其好者焉，但朝暮不辍于手，日渐自解之。先大夫见其酷嗜此书，任其所为，亦不责不可于时矣。迨年几冠，先大夫以称讳，野夫深得其韩文之要妙，下笔将学其为文。诸父有于故里浮屠复浴室者，令野夫为记以试之。野夫时卧疾中，授其言期望矣。一旦，征笺墨于病榻，出辞以作之，文无点窜而成。家人以为异事，遂腾闻于外之好事者，咸曰：“不可当矣！”复有怒而笑之者曰：“痴妄儿！”言将我独复其古，家何恣容乎？聒聒然大遍于人口矣。诸父兄闻之，惧其实不誉于时也，诚以从俗为急务。野夫略不动意，益坚古心，惟谈孔、孟、荀、扬、王、韩以为企迹，咸以为得狂疾矣。后日有制作出于时，众或有下之者。

乾德戊辰中，遂著《东郊书》百篇，大以机譎为尚，功将余半，一旦悉出焚之，曰：“先师所不许者也。吾本习经耳，反杂家沉乎？”众闻之，益谓不可测度矣。厚以化俗为意焉，凡所与往还者，悉归其指诏，亦以为轲、雄之徒也。捧书请益者咸云：“韩之下二百年，今有子矣。”野夫每报之曰：“不敢避是，愿尽力焉。”或曰：“子无害其谦之光乎？”对曰：“当仁而不让者，正在此矣。”或问退之、子厚优劣，野夫曰：“文近而道不同。”或人不谕，野夫曰：“吾祖多释氏，子以不迨韩也。”

开宝初，又著《东郊野史传》九十篇。或曰：“子何以作《野史》？”对曰：“野夫之所职也。”或曰：“何谓《野史》？”对曰：“在其国史之外不书者，吾书为《野史》也。”或曰：“子于司马氏、班氏、范氏三家何如也？”对曰：“司马氏疏略而该辩，泛乱而宏远；班氏辞雅而典正，奇简而采摘；下乎范氏，不迨二家也，多俗气矣。吾